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

早起，去小区超市买几样小菜。大雾茫茫的天气，忽然想走路了，顺势拐至北门甬道。自疫情之后，好久没有走路了。甬道北面是荒坡、沟渠。大片芦苇直立原地，遍身灰褐，被雷电烧焦似的一派枯叶相。香蒲最美，近

鹤，更胜一筹。男喜鹊浑身散发的艺术气质，注定是个指挥家，拖曳着一身悠长的燕尾服，适合站在树巅，迎着寒风指挥莫扎特第四十一交响曲——《朱庇特》。它眼界下的香蒲啊，蓼啊，芦苇啊，纷纷化身成维也纳爱乐乐团各个乐器手。

好事不如无

钱红莉
半人高，色至绛黄，仿佛从未苍老，一生都是簇新而窈窕的，被霜霜浸过冷风拂过，却黄得如此深刻有内涵，看不够。蓼、干屈菜、芒草，该枯的，一齐枯了，一丛丛，各自为政。透过茸茸大雾，若隐若现，一样样，都蛮好看的。

我一直受颈椎毛病困扰多年，正被这对喜鹊夫妇吸引，停下来，多仰仰头，观瞻它们。我仿佛歇息于旷野，除了无边风声，耳畔便围绕这对喜鹊的絮语。相互也不急的，一直在温存地商讨着，该衔来什么样子的树枝什么样子草的草根，最关键是要选好坚固的位置，不然，一阵风来，整个窝势必会被掀翻的危险。嗯，位置是重中之重。

这世间的一切植物，为何美？因为自然、天生、不做作，还真挚。
甬道两旁白杨的叶子逐渐冒出新绿，高耸入云的树杈间盘踞着数个马蜂窝，巨大的椭圆形的堡垒，颇有压迫感。

吹面不寒杨柳风，我仰着头，翕张着嘴，听得津津有味，而脑海里浮现的，正是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，越看男喜鹊，越像指挥家哈农德特——这并非冒犯，因为我唯一只听哈农德特指挥的莫扎特第四十一交响曲。

鸟窝也是有的，三三两两，对着天空敞开着。沟渠芦苇丛，纠集着无数灰喜鹊，呼啦啦，穿梭来去；乌鸫，也有的，寡不敌众，比不过灰喜鹊那么张扬，同样快速飞过，仿佛追赶什么又追不上，颇有一点点的落寞之情。遇到一对喜鹊夫妇，大抵还是前年我晨跑时遇见的那对吧。夫妻俩站在同一棵白杨树上，面面相觑，叽叽喳喳商量着什么，莫非又要为孵蛋选址了？男喜鹊的穿着打扮以及倜傥清正的神态，较之女喜

这样蜗居在家的上午，总是要将电脑打开，一首一首地放交响乐，有了这样隆重的陪伴，我做起繁琐如一的家务来，便不觉得烦躁，渐渐的，获得了安宁。

静则心安
周小林

这么多年，还是喜欢拉赫玛尼诺夫、柴可夫斯基，无论是交响曲，抑或钢琴协奏曲，我都喜欢他们。每当旋律乍起，便深感温暖，纵然孤身于辽阔海洋，也不觉灵魂的孤单。但，每次，最不能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交响曲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符令人恐惧、窒息，而当下的我，更是陷入到对于不曾确定的未来的恐惧中。

我爱读游记

任溶溶
世界这么大，各地有各地的优美风光，有那么多国家，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特色，还有各国我所景仰的作家，举一个例子来说，就是英国。可是我已九十多岁，出门都难，更别说出国了。真伤心。我忽然发现，我出不了门，可是有人能出门，游览一通还写成游记。我看游记不等于随着它出门走一次吗？好办法。正好就让我读到张弘小妹的《英伦童话地图》。我把这本书好好读了一遍，真是不假，我随着这本书到英国走了一遍，而且比我自己去收获更大，因为作者已替我把英国好玩的地方、应该去的地方、著名作家生活的地方都走到了，可以说比我自己去走得更仔细。不错，希望出国的作家写出游记，让我们跟着他们到外国走一遍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就找作家们的国外游记来看吧，你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外国。年纪小，将来你们还可以去，到那时对照一下这些书，就更有趣了。



陌上花开缓缓归 (中国画) 鲍莺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我爸妈在贵州支内，在遵义附近山区里的3417医院工作。我那时还是个学龄前儿童，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一两年，到了读书年龄又回到上海。

刚到爸妈医院时，最大的不习惯是没啥好吃的。当时医院刚刚草创，大家都只有食堂可吃。而食堂里的菜，基本就那两个：炒卷心菜和红烧茄子。每天都是这两个菜，翻来覆去地吃，到后来我看见茄子和卷心菜就恶心，回到上海后很久都不吃这两个菜。

豆瓣辣酱

一个支内家属的回忆
谈漠洲

难得有一次食堂里吃肉，是所谓的“五花肉”，几乎不带精肉的那种，一到我碗里就被我风卷残云地吃掉了。在上海的时候，这么肥的肉我是根本吃不进的。我妈看了不舍得，把她的肉也放在我的碗里，又一下子被我吃掉了。怎么应对这食物不足、营养不够的状况呢？我记得我妈当时所做的一件事，就是想方设法向当地农民买了许多鸡蛋、鸭蛋。因为这东西不像现在可以随时买到，所以买得到的时候，就一下买很多。买多了短时间内吃不了会坏，怎么办呢？我妈就把鸭蛋浸在过饱和的盐水里，做成咸蛋。当时我家床底下好几个搪瓷面盆，每个面盆里都装着盐水，浸着咸蛋。

于是就变成每顿饭，家里每人都有一个咸蛋。这样吃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蛋也吃厌了。

鸭蛋在盐水里浸久了，煮熟后蛋黄会出油。我爸在吃饭时，就会敲开蛋有气室的那头，拿根筷子刺下去，看黄黄的油冒出来，然后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开采石油”。于是我也学样。我爸是个蛮会逗小孩的爸爸。现在想来，他那么做是为了增加我对吃蛋的兴趣吧。

但后来，连“开采石油”也不起作用了。回到上海后，我也是有好几年都不要吃蛋。后来我爸不知从哪里去弄来了一些蚕豆做的豆瓣辣酱，放在一只白色的有盖大搪瓷杯里。贵州的辣本来是极辣的，小孩子又怕辣，这豆瓣辣酱我只要舌头沾一点便整张嘴都麻木。但后来竟慢慢习惯了，每顿饭都不多不少，要吃两片豆瓣，没有就吃不下饭。只要有这两片豆瓣，没别的菜也能把一大碗白饭吃下去。

后来读到有人说，辣本来是食物单调、贫乏时的刺激品、麻醉品，所以最先在贫困地区流行起来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来判断，这说法是对的。

回到上海后，一开始担心没有豆瓣辣酱吃不下饭，但后来很快就适应了没有辣的生活。

蒜；再将平包菜一片片折下，手撕。五花肉切成薄片，爆炒之，也可口。做这些琐碎屑屑事，情绪不再低落。

记得有“好事不如无”的说法。内心安宁，胜过一切，哪怕外界纷扰。所谓内心安宁，不正是心里无事吗？心里无事，是生命最好的状态。

树这样的奢侈品，但，被莫扎特的第四十一交响曲弥漫着，包裹着，也一样快乐。

快乐是可以感染人的，每一个小小的人，都可以通灵地活过，并且活得深刻，不为冰雪严寒所覆盖。

在莫扎特的音乐氛围里，小我会觉知被这个浩瀚而宏大的世界认真

接纳过了，似乎每一寸肌肤都流淌着蜜意，是橘黄色的光，笼罩着世间所有的你我。

原来，我们是配得上美好的啊。走路结束，回家来，动手挑虾线，南美速冻虾，虾黄丰富，杂拌姜丝清蒸，蘸醋吃，可口；再去阳台，将前阵买回的一小块咸肉割下一半，炒青

养老院里，拒绝访客，也不允许老人们外出。母亲呆在那里是最安全的。网上买了苹果与饼干，告诉母亲等着快递。没想到，惹得母亲一顿埋怨：快递员在外面走来走去能让人放心吗？买啥苹果，多事！我们本来很安全。两天之后，苹果先到，母亲像遇炸药包一般，“消毒了没？”一遍遍问门房。“进来的东西都消毒了！”门房回答。一天之后，母亲得意地说：“让箱子在外面停留一夜再进屋，有毒也散掉了。”

少年爱逞勇，年老更惜命。春节前夕，一位报界的朋友，60后，突然因心脏病去世。十几天前，他还畅想着几年后退休回老家的计划。所谓兔死狐悲，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有个性有才华的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了。他有两个要好的报业系统里的朋友。三兄弟常在一起抽烟喝茶，无所不谈。“这样的关系，重要性不亚于婚姻呢！”羡慕他们的一位女朋友这样说。春夏之际，天气好，家附近街道的拐角处，一张露天的小方桌子，常见三个或四个男人，捧着雀巢咖啡瓶子喝

班，依去做啥？随便依，依要去就去。”

“店里都说好了，另外两个人也没有不去。”大学生埋头看着电脑，还没意识到暴风骤雨即将到来。

“现在会有什么生意？你要不怕死你去好了！我不管了！”做父亲的声音已经高八度了。烧饭的围兜一扔，到处找烟。许久不抽烟，烟也不知放哪里了。双眼前火星，在厨房与客厅间窜来窜去……

“找到这家店打工也不容易，我们以前都签过合同的，要有契约精神的。”大学生小声嘀咕，势头暗淡了下去。

“随便你去还是不去！随便你！”越是说随便你，反着来的意思越是明显。

“你可以跟他好好说。”我对丈夫说。

“看样子，我要烧饭了。你不要嫌我做菜不好吃。”我对儿

人老了爱旧东西，越旧越好，有人笑言，是衬得自个儿年轻。藏书是十几年前保持到现在的嗜好，遂每月收入入不敷出。玩书丧志，又特别喜欢民国版的平装书，清淡之姿中又透点古旧味，如果是二十世纪初叶的初版书，那更是怡情的绝品了。不过读书是清闲岁月中的风雅情事，用董桥大师的话说是“有固甚佳，无也何妨”，所以购来的旧平装，堆在书房客厅卧室，放手判决各书命运，风吹哪页看哪页，毫不客气。

前不久四川大学中文系陈思广教授微信我，说想弄清茅盾长篇小说的修改原则，完成《茅盾长篇小说的版本流变与修改研究》一书的写作。陈教授说，目前《子夜》已经做完，《蚀》的初版本也找到了，做了一大半，就差《虹》的初版找不到。他知道我有，想借来一用。

说来也凑巧，记得不久前微风刮过夏志清的某本评论集，看到书中有这样一段话：茅盾用了近百页的篇幅，刻画人物微妙的心理，在《虹》以后的小说里，再也见不到同样长度的绝妙文字了。后来再要找夏志清这本书，倒是怎么也寻不到了，但这句话却留在了我的心里。《虹》是茅盾1929年4月至7月在日本创作的，1930年3月开明书店出版了这本长篇小说的初版本。同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，先寓居在静安寺附近，1933年4月化名“沈明甫”搬到了施高塔路大陆新村3弄9号（现山阴路156弄29号）。茅盾和大陆新村的缘分不仅如此，1946年茅盾夫妇从香港返沪，再次入住了大陆新村1弄6号（现山阴路132弄6号）。

山阴路南起四川北路，多弯曲，北连祥瑞路，1911年筑路，初名施高塔路，1943年改为今名。山阴路上名气最响的就是大陆新村。大陆新村是由民国期间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，于1932年建成的6条弄堂，共61幢独门进出，红砖红瓦的3层楼新式里弄住宅。茅盾不仅住过，大陆新村还是鲁迅最后的居所，在那里，鲁迅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四年半的岁月。

1933年4月，鲁迅几乎与茅盾同时迁居大陆新村1弄9号（现山阴路132弄9号）。如今这栋小楼成了鲁迅故居。推开故居的黑铁皮大门，原本只能从文字里想象的风华岁月，化成了触手可及。鲁茅两位大师住在对隔壁，鲁迅在“写给自己看”的《鲁迅日记》里记录了两个人的交往：茅盾去鲁迅寓所，赠《茅盾自选集》一本；鲁迅去茅盾住处，“食野火饭而归”。《鲁迅日记》，琐碎落笔，倒是情见乎词，板着脸孔的鲁迅也有可爱一面。

鲁迅还有一个朋友也住在山阴路上，叫瞿秋白。在大陆新村的对面，一块挂在弄口的白色木牌上赫然写着“瞿秋白旧居”。山阴路133弄，建于1920年，新式里弄，是当时日侨建造的居住点，抗战胜利后，称东照里。东照里12号的一个亭子间是瞿秋白在上海最后的住处。瞿秋白在那里就住了几个月，其间鲁迅请瞿秋白编了一本《鲁迅杂感选集》，瞿秋白竟写下了17000多字的序言。鲁迅给了瞿秋白200元大洋的“编辑费”，还题写了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相赠。

春暖花开的一天下午，在家到处寻那本《虹》，信步浏览书架上的书，倒是忽然发现了那本夏志清的评论集，书名是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，看了几页不忍释手，坐下来一路看下去，彻夜读完，心潮起伏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上海虹口山阴路上的朋友圈。

子说。一边的咆哮，一边的争执，那尖锐的分裂，并没有伴随着碗筷之类稀里哗啦的粉碎声。小时候，外婆与父亲吵架，抱怨经常伴随着碗筷砸地的碎裂声。这也成了一种心理创伤，看到家人吵架就哆嗦。外婆在28岁时就守寡，吵架是她发泄压抑与郁闷。

大学生致歉书店并请假：“我爸发火了。”

下午，我骑着自行车去菜市场买了很多菜，还去超市买了两包烟。

那种碗筷碎裂的声音，在隔壁、在社区里也有听得，就像干杯的欢笑也时有所闻。有欢乐就有悲哀，有生就有死。重要的是：我们在一起。

临睡，大学生的床头摆着老爸爸的两只口罩、一副护目镜、一张纸条：“明天你去书店吧。”

谁说等待不教人懂得爱？请看明日本栏。

十日谈
暂停键下的充电
责编：郭影

山阴路上的朋友圈

沈琦华

